



春秋諸傳會通六冊

元刻本

第四

卷十五

二十一葉

卷十六

二十二葉全

卷十七

二十葉全

春秋傳會通卷之六

宣公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

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齊者不言來公如齊

未絕於我也局為

明不從齊來

弟兄

胡氏



他日此亦
於爾則
書來為序緒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

衛國諸侯之奔衛書曰崔

名凡諸侯之大夫有玉帛之什

失守宗廣敬吉氏者率族而

反而能弒也以其宗之詞而

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

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使

公之喪天王之葬不君臣上

理而無忌憚者情見矣

而不殺聖人之至自齊九

大已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

公自出其既射也殺之二子

於身之名氏以殺何也禍莫

視故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

二其目此萬出之靈公不特

陳國

道

其

必

六月宋師伐滕

宋師伐滕大夫以不勝人恃晉而前圍滕人刺師

不乃民故納諫詩大夫以不勝人恃晉而前圍滕人刺師
謂用眾也宋大國爵上公宋也而大之除業力非不足也
隣有弒逆不能吉罪無乃已德猶有臣討賊子之意焉
特稱師以著其罪而無及於後勝遂為宋私焉故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公深德齊侯之貴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及楚平諸侯之師

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後生則傾身以事之而
比之禮闕然莫之供也
此事考詞義自見矣
恐楚深怨胡氏其稱人貶也鄭成而還諸侯之師
故與平胡氏宣其非乎不能以結鎮撫而力爭之是
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重在晉矣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康公來報聘

子大夫王季子者何天子之也夫也其稱弟也
王季子也聘問也胡氏王有羊門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
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
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王季子來
葬縱未率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
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緹

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緹山

而名公羊所遷之類用貴卿為主將奉天討罪而陳
都也公羊繹作類之類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陳
侵小公羊繹作類之類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陳
弒君之亂既來赴告藏之諸侯之策矣曾不圖而
事於邾人亦慎特書取緹以罪之也

大水

陰長陽消夷

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季文子初聘于齊

故齊侯歸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

之可以往則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

而氣不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以爲國以禮而往蓋禮曲則

齊侯使國佐來聘

遣使聘于隣國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君廬未有不

如眠者蓋禮義人心之戚所同然也齊頃公嗣方之初幸

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於事多矣國用無節書今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

楚子伐鄭

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

鄭書爵者直詞也若曰救鄭則賤楚矣此類兼以傳為案者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之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夷陵非齊國與楚子辰陵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也教令尹為盟于辰陵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則夷狄進者豈矣今陳鄭皆晉從楚盟于辰陵

君有賊子則無父大在君即中討賊子有亂臣則

宮晉與狄雖方會于橫函而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

能謀之陵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詞無貶乎聖人討賊

切莫可謂深

盟宋昭四年會申盟宋則書楚人於其上會申
諸侯不殊文澤比盟無貶詞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師會狄于攢函

晉師會狄于攢函 攢函 狄地

晉師會狄于攢函 攢函 狄地

晉師會狄于攢函 攢函 狄地

晉師會狄于攢函 攢函 狄地

晉師會狄于攢函 攢函 狄地

晉師會狄于攢函 攢函 狄地

晉師會狄于攢函 攢函 狄地

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于亥楚子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楚子為陳 氏故 氏故 氏故

七日鄭人克之臨晉者皆於子退師鄭伯肉袒率羊
也逆曰孤不命是聽其亦唯命若惠九縣前好亦唯命其宣
桓武不諸侯使其社稷也敢布腹心君實必能圖之君右曰不
願也非所敢望也其敢布腹心君實必能圖之君右曰不
也願也非所敢望也其敢布腹心君實必能圖之君右曰不
幾乎退國無赦王曰許之君能下人必實必能圖之君右曰不
入書其重者楚子良而出許之君能下人必實必能圖之君右曰不
地蓋即其國都矣而無經止書圍之矣而經止書圍之矣而經止
馬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討而夷狄能方伯之天下諸侯不
從略小君過子如楚諸子夏不無天討而夷狄能方伯之天下諸侯不
從末減於自見此從楚亂臣討賊子造能方伯之天下諸侯不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民司馬及將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司馬及將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民司馬及將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怒其武
而哀其卑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怒其武
無然讞政有奸矣荆尸而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
乘輯睦事不奸矣荆尸而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
左追尊前茅愿無中推後動百姓選於親外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辛也內有服章禮不逆矣德
卒刑行政成事時典從今失諸侯之何敵之謂力有敵而不可
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今失諸侯之何敵之謂力有敵而不可
從非可謂武由我失伯也今失諸侯之何敵之謂力有敵而不可
退非可謂武由我失伯也今失諸侯之何敵之謂力有敵而不可
以律夫也凶中遇必敗韓獻子死且成師以謂力有敵而不可
陷子罪大矣不果如進也遂濟楚不捷思有師曰始哉易曰敵疆而
於人同歸不猶愈乎師濟欲還變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
教弗欲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命晉之從政也晉者新尹孫叔
且君而逃佐先穀社稷何仁未肯用命此改乘轅而比之
次于管以逃佐先穀社稷何仁未肯用命此改乘轅而比之
必許之而設備擊之自克庸以日來其君無日不討此國之
而訓之民生勤勸則不若賈不日來其君無日不討此國之
歲之勝曰民生勤勸則不若賈不日來其君無日不討此國之

老我則不德而激怒于楚我由是直不可謂老其君之
戎分爲二廣而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不駕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良鄭之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子親矣少勤我戰師我克楚則來少不克遂往入盟
楚不鄭親矣少勤我戰師我克楚則來少不克遂往入盟
鄭先不可從楚矣少勤我戰師我克楚則來少不克遂往入盟
二先君無淹之出入此行也昔平鄭是寡君少不克遂往入盟
三子周無淹之出入此行也昔平鄭是寡君少不克遂往入盟
夾轉周人彘子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先君文侯曰與鄭
寡君使群臣遷成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許伯御樂伯無使
命楚子使又使臣求成于國之迹於鄭曰無許伯御樂伯無使
爲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御樂伯無使
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御樂伯無使
得請挑戰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御樂伯無使
曰二成弗能矣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御樂伯無使
人求成弗能矣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御樂伯無使
爲趙旃夜至楚軍使鞏其徒入之楚子懼二爲乘廣三乘分
使左車逆之乘左廣以逐趙旃使孫而吉曰晉師之怒楚師也
亦懼王之入晉軍也望其塵使陳孫而吉曰晉師之怒楚師也
人薄我軍志曰先軍也望其塵使陳孫而吉曰晉師之怒楚師也
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也遂先疾進者有

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
動楚子使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真以遇大敵不穀
之罪帥游闕四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
黨帥游闕四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
諸乎隨李曰楚師亦壯乎若幸於我而退不盡楚師使潘
去之隨李曰楚師亦壯乎若幸於我而退不盡楚師使潘
囚知分謗生民亦其族反之射連尹襄老獲之囚公子
穀臣以還及昏楚軍至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
終武軍有聲丙辰楚軍至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
築武軍有聲丙辰楚軍至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
忘武功楚子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孫曰君以
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夫有德我無暴戾焉何兵保大
孫祀于河作先君楚大夫不敵君此其與楚名氏以示子
宮告成事而還君與楚大夫不敵君此其與楚名氏以示子
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
放于路衢鄭伯肉袒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
寡人無良衢邊垂之臣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王沛焉辱
敝邑君如矜此人之命莊王曰君之微至于此莊王親向
緩焉請惟君見王之命莊王曰君之微至于此莊王親向



艾草馬防曰解汲水漿曰絞養
馬曰廐此烹曰食
孟同飲水器
皮素也

有大夫死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數百人今君
不出於乃失民臣之力乎篤於禮而薄於利要

老我則不德而傲怒于楚我此直不可謂老其君之
疾分則受之廣而有一卒卒偏之兩夜以初不謂及日中
左則子受之廣而有一卒卒偏之兩夜以初不謂及日中
無備子受之廣而有一卒卒偏之兩夜以初不謂及日中
楚不鄭親矣少勤我戰我克則寡君少曹閔往以盟子良在
鄭先君無從出少勤我戰我克則寡君少曹閔往以盟子良在
二先君無從出少勤我戰我克則寡君少曹閔往以盟子良在
三子無從出少勤我戰我克則寡君少曹閔往以盟子良在
夾輔周室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先使群臣問諸鄭豈
敢辱周室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先使群臣問諸鄭豈
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許伯御樂伯無使
命楚子使又使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許伯御樂伯無使
為請致師弗許許師魏錡求公族大夫未得而趙旃欲
師請致師弗許許師魏錡求公族大夫未得而趙旃欲
得請挑戰弗許許師魏錡求公族大夫未得而趙旃欲
曰二成感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也
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也
彘子不夜至楚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救前故上軍不
為趙旃夜至楚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救前故上軍不
使左車逆之乘左廣以逐趙旃入之懼二晉師之怒楚師也
亦懼我軍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而晉師之怒楚師也
人薄我軍志曰先軍也遂出陳孫叔而晉師之怒楚師也
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遂寧我薄人無

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撓也晉師右移上軍夫
動楚子使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真以遇大敵不穀
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侯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
黨帥游闕四楚十乘從唐侯為左并吾師必盡不楚如
諸乎隨季曰楚師亦壯乎若殿其卒而退必盡不楚如
去之隨季曰楚師亦壯乎若殿其卒而退必盡不楚如
囚知以還及昏楚軍至於郟晉射連尹襄老獲之囚公
穀臣以聲丙辰楚軍至於郟晉射連尹襄老獲之囚公
終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遂克之潘黨曰子孫以君
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遂克之潘黨曰子孫以君
忘武功楚子收晉尸以爲京觀遂克之潘黨曰子孫以君
功安民和衆豐財也武夫有德我無一焉何兵保大定
孫祀于河作先君也武夫有德我無一焉何兵保大定
宮告成事而還君也武夫有德我無一焉何兵保大定
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執茅旌右執鷹刀以鄭勝乎皇門
放于路無良邊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鷹刀以鄭勝乎皇門
寡人無如垂之臣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王沛焉辱到
敝邑君如垂之臣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王沛焉辱到
緩焉請惟君見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
以使寡人得舍七里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
左右搗軍退舍七里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
數千里諸大夫死焉數人廩養死焉數人廩養死焉數人廩
勝鄭而不出於乃失民臣力乎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
皮不蠹則不出於乃失民臣力乎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top left margin,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公羊' and other illegible text.

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救不吾以不祥道民災及
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淹病矣君請至吾曰請戰莊王許諾
子重曰晉大國也王師之淹病矣君請至吾曰請戰莊王許諾
者還師而逆晉寇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
中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
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
侯晉寇而**望**救鄭而言既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
戰于邲而使人圍鄭亦既退師也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
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也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
觀邲之役六卿並在楚不貶而司馬皆官不獨與常詞異乎
按邲之役六卿並在楚不貶而司馬皆官不獨與常詞異乎
師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外雖命有所不受
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命有所不受
况其屬乎柰書救鄭軍臨戎專制閫外雖命有所不受
不克必爾乎取之遂偃二將皆請班師荀釐令曰七日
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
令三軍無得妄動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不可既不能令
乃畏失屬亡師之責而後韓獻子分惡之不可既不能令
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之言知難而冒
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故後誅先穀之言知難而冒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戊寅十一月十九日

附錄

左氏

左氏

左氏

先楚子者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耳
陳氏亦以為大夫敵君於是於義也蓋雖以中國為主
然息爭之道當責之戰中國也亦義也蓋雖以中國為主
楚不書子則知其非敗之情可怨有罪者敗師則知其難
矣不書子則知其非敗之情可怨有罪者敗師則知其難
役楚殺子玉文公喜而後知也曰莫余毒也或曰大
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知也曰莫余毒也或曰大
警晉也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知也曰莫余毒也或曰大
無乃父不競乎晉侯使復其位其

左氏

楚子伐蕭宋華叔以蔡人殺蕭人囚熊相宜僚
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
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

左氏

春秋滅圍蕭

雖欲善之德弘春矣至是傳稱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
討賊而人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圍與
反賊而人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圍與
曰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此王伯之言也今胡
軍附而勉之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
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
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

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也
伯也者萬國之望也
夫以假仁而歸仁者
亦絕世者仲尼之法
今乃滅人社稷而先
王之政與仁不
亦甚矣
春秋史外傳
孟子之要典
推此類求之
斯得矣
晉原穀宋華
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

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
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
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

晉景公之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
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
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

師伐陳衛人救宋
師伐陳衛人救宋
師伐陳衛人救宋
師伐陳衛人救宋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莒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莒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莒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

南以於國之勢成矣
南以於國之勢成矣
南以於國之勢成矣
南以於國之勢成矣

圖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下分伯之盟

秋螽

不圖

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下分伯之盟

賦歛不足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伐官

賦歛不足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伐官

賦歛不足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伐官

賦歛不足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伐官

賦歛不足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伐官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赤人討郟之敗與清之師歸罪

赤人討郟之敗與清之師歸罪

赤人討郟之敗與清之師歸罪

赤人討郟之敗與清之師歸罪

赤人討郟之敗與清之師歸罪

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

不能也錢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國之大也事也為稱國以殺之則莫

敗以剛懷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

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政者新未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

之臣達構我備邑于大國既伏其罪

至諫之可也何之過故稱國以殺不

秋端本清源如之過故稱國以殺不

故書法清源如之過故稱國以殺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侯伐鄭

晉侯伐鄭

晉侯伐鄭

晉侯伐鄭

晉侯伐鄭

晉侯伐鄭

晉侯伐鄭

晉侯伐鄭

天下將有南北之辨

春秋特致意焉
宋楚春秋人疑公梁及賈達為優胡氏專取公羊則
以此平不遇子反華元一言而解宋楚
實未嘗有盟誓也恐當時未必能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疾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

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

師別種氏國故稱人殺子爵也赤狄

之甚不仁也潞嬰兒而幸號及氏者城見滅之罪著滅者

強暴以滅之詞也赤狄未嘗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

其君歸者罪之在也今乃以利狄晉之土滅潞氏以

秦人伐晉後傳曰秋七月秦桓公伐潞次于潞氏壬午晉

秦師治兵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也疑此文本是此

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桓公也則亦以為知

杜氏何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召襄王禮子殺者名兩下相殺殺召伯毛伯

言其大夫故不

者辟同母兄弟也

也兩下相殺也

王命以殺之非忿怒下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

者則何志焉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

君而失其命是下君也

子而係名者王下所傾也

殺之詞也其為王下所傾也

為義王札子朝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為賊請施之無故刑

秋

人事感於此則物亦感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
不知務其本者也故矣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
水十有三年又螽一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
不給而言利討
氏之起矣

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把邑公胡氏禮之始失也

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
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
矣矣田氏獨發傳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夫

夫相會蓋始于此豈非以
明氏獨發傳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夫

初稅畝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常故曰初言初稅畝十二自此始也
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為什

谷最最好者稅取之善則非吏曰井田不井田者九百畝
步則非吏曰井田不井田者九百畝

力為居井孟子曰耕者助焉非責也天田之農也
也力為居井孟子曰耕者助焉非責也天田之農也

殷制什一也為助焉非責也天田之農也
殷制什一也為助焉非責也天田之農也

矣田遂及我微私惟恐民食之不給也
矣田遂及我微私惟恐民食之不給也

公上惟邦道微私惟恐民食之不給也
公上惟邦道微私惟恐民食之不給也

之始也其後作法於甲用其田賦至而稅水旱凶災相繼
之始也其後作法於甲用其田賦至而稅水旱凶災相繼

然除去公田之外解亦牽論之太過徐楊注亦曰嘗自
然除去公田之外解亦牽論之太過徐楊注亦曰嘗自

宣公拾載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矣必
亦從杜氏之說蓋未詳孰是但變法之初未必
至倍取故當且從胡氏之說又逐畝三改軍
稅畝也○又田賦也趙子武宮作三軍舍中軍
路甲哀初稅畝田賦也武宮作三軍舍中軍
上場宮從初稅畝田賦也武宮作三軍舍中軍
矣北

冬 蠶生

蠶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蠶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蠶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其諸公則宜於此焉變矣何書幸之也
其諸公則宜於此焉變矣何書幸之也
其諸公則宜於此焉變矣何書幸之也



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始生曰蠶
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始生曰蠶
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始生曰蠶



而饒倖之變蠶言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為喜
而饒倖之變蠶言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為喜
而饒倖之變蠶言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為喜



之非綠也綠宣公稅畝凡春秋此災未言非責也
之非綠也綠宣公稅畝凡春秋此災未言非責也
之非綠也綠宣公稅畝凡春秋此災未言非責也



不懼忽民事謹天災仁人之災重及民也詳之非責也
不懼忽民事謹天災仁人之災重及民也詳之非責也
不懼忽民事謹天災仁人之災重及民也詳之非責也

書之例杜氏於此乃以為不為災左氏既有不為災
書之例杜氏於此乃以為不為災左氏既有不為災
書之例杜氏於此乃以為不為災左氏既有不為災

饑

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
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
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

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敷其本府庫竭
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敷其本府庫竭
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敷其本府庫竭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師或赤狄甲氏
及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人貶訥也甲氏潞之遺種
師或赤狄甲氏
及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人貶訥也甲氏潞之遺種
師或赤狄甲氏
及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人貶訥也甲氏潞之遺種

附錄

夏成周宣榭火

榭火中軍且為大傳於是晉侯請于王以穀免命士會將

周宣榭火榭武屋別在洛陽

謝書何言乎成宣揚威武之戲

以書何言乎成宣揚威武之戲

宣榭火榭武屋別在洛陽

射堂也古者爵于宣榭呼內史策命於大廟是知宣榭者信王之

宗廟之制謂之堂無室以功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

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設也所謂榭復會諸侯於東都因存其廟蓋古者祖有功於此百

榭是講武屋也杜氏知榭為講武而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

且又何以名之曰榭乎故此條張氏發明胡氏

說且兼用三傳之曰榭乎故此條張氏發明胡氏

中興未作樂器藏於此因天謬公羊新周之說蓋以

秋邲伯姬來歸也

也

冬天有年

山崩地震彗孛為大谷大熟

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

天氣和於上感而天立以其類應之

異乎夫有年不絕公弒立逆亂倫永旱

聖人為莫此修之者非

常多年亦莫此修之者非

晉侯請于王

穀

宣

榭

火

榭

武

屋

別

在

洛

陽

榭

火

中

軍

且

為

大

傳

於是

晉

侯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

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葬昭公而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

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則薄於君親於禮而忽其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也

未承前月而受其故范氏以爲推尋義例當在閏月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晉地

使卻克徵會于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郟子先歸使人

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謀卒言
群臣不信諸侯皆不與之曰君若不與必拉吾使故高國及
孟而逃三子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讓來者吾又執
之而信齊吾不既矣乎吾聞之速秋八月晉侯
還范武子請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速秋八月晉侯
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也非已者必益之郟子先歸
已君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之郟子先歸
逞其志庶有象乎乃請老懼其益之也余將之郟子先歸
殺衆同者有也國書同盟志子爲政也家辭也
訴之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同欲也命非也盟諸侯小
心謀之天齊釋其憤怒非有同欲也命非也盟諸侯小
爲會同天子之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而嬰之盟諸侯小
如方歎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而嬰之盟諸侯小
之歎不曰同

此盟諸傳皆以爲謀齊而谷梁獨以爲外楚蓋

拘於同尊而後齊則初意爲盟因懼楚也
楚平之怒齊遂起伐齊之謀耳谷梁詳見莊
據其胡氏所疑或說臨江劉氏之言也詳見莊
六年○胡氏所疑或說臨江劉氏之言也詳見莊

秋公至自會

斷道書至會

父晉也故克衛孫良夫曹公首同日使子皆見齊
在成元年故戰亦具列四子然谷梁以子聘齊
盟恐谷梁得共事而失其時耳
始背齊而事晉則行之後不事晉者十年至是
黑衮書不齊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母弟也凡天子之

弟皆母弟也
在曰弟凡稱
弟皆母弟也
其期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
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
去卒而字者起其有為天子不名春秋公
子不名者大夫也
也孔子曰幸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也其賢之何也宣試而財非之也非之則
不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
論情可公之實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何賢
乎胡氏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
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履而
綠君之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足矣終
身不食宣公之

不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
其鄉與季交仲遂比則其說誤矣使叔肸
賜外之見是貴戚用事之鄉遂在內不見
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頗於聘問
而賜氏俾出交於隣國眾矣而獨叔肸不
其鄉亦明矣陳氏卒者何非見大夫也非
也凡先君之子稱公之子有謂稱弟是故
一篇之問識稱宋公之子有謂稱弟是故
地陳公子招招故一人也稱弟陳侯之弟
稱之為公子招殺陳出罪秦伯也叔肸弟
伯之弟招殺陳出罪秦伯也叔肸弟
左氏之母弟稱孫泰以見孫氏無祿而卒
弟例不取弟稱孫泰以見孫氏無祿而卒

當先儒多不取詳見隱七年
庶弟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所以隆友于之恩然
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此論
當先儒多不取詳見隱七年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奈其宋辰衛鱣亦罪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祭季許叔紀季蔡叔魯季子等不稱字者春秋之例也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疆為質國也齊頃公不禮於晉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自行其克伐之矣諸侯盟于緡書于策見伐大者之罪皆同以爲鑑矣

公伐杞

自杞白此以伐在內不言君將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邾郕子于郕

外曰邾惡我猶殘殺也邾地于郕邾人戕郕子于郕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邾人蓋嘗執郕子用之也于邾則不共載其君曰于郕者所以深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責郕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子旅卒

楚初楚子旅卒也楚莊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子旅卒也楚莊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子旅卒也楚莊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先儒李氏曰賂田求
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爲媚齊之謀不奮于
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放於利則取
邾猶未已也則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
邾猶未已也則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
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五

諸傳會通卷之十六

廬陵進士李璣

成公名黑肱諡法安民立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也專權而委任之少季孫行

冰矣詞也

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

而常煥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

位實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

微而燠遂廢凌人職焉策所載皆伏之

以察其息盈虛此制後王事備矣

義曰竟春無冰則書今此三月寒最其上則二月無冰則

年七十王定周

終無冰矣穀梁曰加之甚常年過此無則終無復冰
是常寒之月又如加之甚常年過此無則終無復冰
皆矣是二說

三月作丘甲

國

馬為齊難故作丘甲為周禮小司徒及司

長六井出戎馬四匹牛三頭四甲為甸每六十四出
重敵故書出暫為之非終用故不出之書初也
謂也甲能鎧也否以始使甲故之也非有正何也
也官具農工皆也職以事古者有四民古者立國事
百官具農工皆也職以事古者有四民古者立國事
之民所有能為也丘夫非事古者有四民古者立國事
八里旁加一也里為成難作血也民者出長較一
法一國成之道其賦也為齊難作血也民者出長較一
周制如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人然則一丘三
十二有五何人為積四甲而具一甲乘七十人然則一
其百有八人為積四甲而具一甲乘七十人然則一
乘而百有八人為積四甲而具一甲乘七十人然則一

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亦未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
十人為則增乘每乘而增三之一亦未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
皆為益其數以兵出之司馬法舊制四甲為百出四
人皆為益其數以兵出之司馬法舊制四甲為百出四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國

赤棘晉赤棘地結好盟于赤棘將出楚師夏

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盟于赤棘將出楚師夏
爭盟而齊師備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晉盟也
知難而宣有備國初宣而奔齊以楚必救之是齊晉盟也
乃可宣有備國初宣而奔齊以楚必救之是齊晉盟也
赤棘晉赤棘地結好盟于赤棘將出楚師夏
盟者非地也納歸又見逐而奔齊以楚必救之是齊晉盟也
方經大故未聞將出楚師赤棘晉赤棘地結好盟于赤棘將出楚師夏
邦既作丘甲矣晉侯盟于赤棘赤棘晉赤棘地結好盟于赤棘將出楚師夏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齊懷而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於

公大將遂伐之叔服曰昔盟而

侯不親之義也於夷狄不言戰

敗不親之義也於夷狄不言戰

立中激國之防也

其書激國之防也

冬十月附錄

御者御者御者

去相與者御者

患以自齊始矣

行父如齊六字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日丙戌五月一

師所司也

也皆有先君之

於先大夫無能

何也先大夫無

伐齊矣侯初使

御者御者御者

去相與者御者

患以自齊始矣

行父如齊六字

御者御者御者

去相與者御者

患以自齊始矣

行父如齊六字

御者御者御者

欲還良夫不可故齊師雖侵而相以爲主之也春
秋善鮮紛貴遠然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衛其君大夫以叛師是故雖孔達不言帥也良夫爲鄉至
師師石稷之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也良夫不
國此春秋所以進而戰致敗君衆幾於喪身厚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會

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

晉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栾書將下軍韓厥爲
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
子以君之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請朝朝請見對曰晉與魯
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無令輿師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
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
亦將見也齊高固曰晉大夫之寡人願也若其不能許
餘勇克齊師陳于鞍郟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馬馵解
御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吾子忍之集事若之何其在吾旗鼓進退從之也此車
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在吾旗鼓進退從之也此車
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君之大事也擐甲執
逸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掛於木而止韓厥
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行無
所衛請曰無令輿師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
齊侯免韓厥獻獸且於此將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
其君任患者有不一於此將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
免其君任患者有不一於此將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
求丑父君我戮之不一於此將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
擊馬成爲卿也故書備自徐關入晉師從齊師入自丘
於禮成爲卿也故書備自徐關入晉師從齊師入自丘
率重者惡內多虛也其日或曰大夫其戰也或曰大夫
國家悉其出用兵也其日或曰大夫其戰也或曰大夫
在焉幸其國也其日或曰大夫其戰也或曰大夫
貴者各帥一軍也其日或曰大夫其戰也或曰大夫
嬰齊各帥一軍也其日或曰大夫其戰也或曰大夫
之道本不將兵特來晉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
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播竟內與師而四鄉皆書
肆其憤欲稱元帥乎成副厲側有體也而四鄉皆書
氏出矣將欲稱元帥乎成副厲側有體也而四鄉皆書

豈特為計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
其主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笑之微殘之海民毒幾幾
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始見諸行車深切著明矣

八年衛書二伐邾書三卿成六年後昭十年伐宮書
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
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將書良夫曹無大夫書公
子首而賞鞍之功晉於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書不

獨魯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地不知遠近穀梁縣地五國齊侯使實媚人賂以紀
百里甚言之耳表穀作爰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贊而

使齊之封內盡賂晉人不可曰蕭同叔子為贊而
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命且於是
曰必質其母以爲信若若王命何且於是
曰孝子不遺求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而
德類也乎先王疆理爾天若物土之宜而諸侯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布其利
而也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先王之命

王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
命也樹德而濟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
命也樹德而濟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

親不幸也敢不唯命是聽昔者晉人許之而紆難
實我亦得地而不紆難於群臣帥也賦與以齊則
必藉晉人而復於寡君及齊國佐也敢不唯命是
師逆公而復於寡君及齊國佐也敢不唯命是

之服而司馬司空與帥于正亞賜三帥先路三命
揖而去之司馬司空與帥于正亞賜三帥先路三命
許之逮于爰婁而盟及國佐也敢不唯命是



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故也齊之有紀侯也取之何也
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故也齊之有紀侯也取之何也
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故也齊之有紀侯也取之何也

反曾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獻末見諸晉以蕭同姪子之母
為質則其畝三則不終土齊侯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
再者盡東其畝三則不終土齊侯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
而與之盟是齊國佐如盟師與楚盟于召陵也然陘之
曰及國之盟是齊國佐如盟師與楚盟于召陵也然陘之
仗義來盟于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怙服
公退舍禮與之盟也若荆楚之時暴虐諸國大夫合濟積
異於齊一齊雖以之侵也至若荆楚之時暴虐諸國大夫合濟積
國佐如師將以之侵也至若荆楚之時暴虐諸國大夫合濟積
齊人盡東其畝以之侵也至若荆楚之時暴虐諸國大夫合濟積
指而之則亦克使矣由是蕭同姪子不可請合餘燧背城借
類與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反以晉人及之若此
亦謂強有切不與焉

姪子蕭同姪之母以爲蕭國也同姪子字也其
無更嫁齊惠陳氏曰屈完不言使隨母在齊其說
完不進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相公之楚國佐使屈
使而進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相公之楚國佐使屈
四國之臣餘敢爲之甚矣鞍
戰之然也餘敢爲之甚矣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辛於君生則縱其臣備擲有阿棺
也何是棄君之爲也
也何是棄君之爲也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漢魯國汶水縣東有汶陽田
汶陽田

還魯故書取不以
好得故不言歸不以
得非其有之稱不
戰勝齊得其故壤而
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之稱不

地之圖昔在封域之中則先王錫先祖所受經界也
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之稱不
戰勝齊得其故壤而
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之稱不

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歲秋固五百里而孟氏語憤
子義必有王田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知益乎
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有左氏亦曰陰陽之歸鄭也龜
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子嬰齊于蜀

蜀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

盟于晉從子於齊故楚令尹子重將為陽橋之役以授

乃大將起師為左許靈公救之群臣不先大夫師衆而後

蔡景公為左許靈公救之群臣不先大夫師衆而後

衛遂以我師于蜀使臧孫往師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

許以執斷于蜀使臧孫往師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

稱公之稱無氏非其例也師蜀致其衆也侵衛則書非

同大夫之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而書非

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會

窮其民而不免於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其
塞遠德之修也季孫行父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遠德之修也季孫行父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
事深切替明於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
則有大夫稱其大夫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
是故莒無大夫稱其大夫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
奚盟之則則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
自與要齊夷也於楚之會也公後諸侯至於楚何譏焉
公亦為諸侯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
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
大夫皆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

蜀

十一月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蔡侯許

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楚師及宋公萬歸是行也

猶以傳例曰况明君而善盟用其則楚齊於其始與中國等
不自書此以傳下楚也卿不書盟也則楚齊於其始與中國等
於月是地公惡也卿不書盟也則楚齊於其始與中國等
同謂事也則地公惡也卿不書盟也則楚齊於其始與中國等
其所謂事也則地公惡也卿不書盟也則楚齊於其始與中國等
楚也次書稱人申其推也此會地公盟具也先盟而嘗與必
秋晉雖不國皆鄉何衆以稱諸人楚借稱仁春秋則知主盟者
疆圍乃西向服從心擇義堅事苟晉室刑楚賢雖大何畏焉固
今乃西向服從心擇義堅事苟晉室刑楚賢雖大何畏焉固
會不則諱公諱而不書蜀之盟亦為不善擇矣經於嘗君盟
夷狄則諱公諱而不書蜀之盟亦為不善擇矣經於嘗君盟
事同而既十則九年齊之盟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諱何也
諱公於僖以陳侯為大稱復不序大夫初會盟也故諸國
見大意夫以陳侯為大稱復不序大夫初會盟也故諸國
言公與嬰齊夫初會盟也故諸國
公言公與嬰齊夫初會盟也故諸國

附錄

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
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
國從之四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
其後四侯于晉皆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
靈求諸侯一晉皆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
賤強後不不楚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氏無
鄉氏說得不得楚梁以諸國不諱公可也諸國
陳氏說得不得楚梁以諸國不諱公可也諸國
書楚人說得不得楚梁以諸國不諱公可也諸國
惟公疑其說之誤矣自降以前書嬰齊者嬰齊
大蓋不書惟此三役又泉諱公不書澶淵沒者
晉蓋不書惟此三役又泉諱公不書澶淵沒者
縱大矣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事觀之

不祥使人也子臣曰不可陳夏氏乃止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
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老襄老死臣曰是
鄭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
師期巫臣以夏姬奔晉因郤至以臣於晉侯使周王弗
曰止為巫臣反請吳通晉張本之王臣捷于周王弗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許主楚而伐許陳鄭大夫許

也張氏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

公至自晉胡氏宣天子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

社稷之重而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後朝也晉其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公羊不取汶陽之田棘

也張氏不言其言圍之何諱胡氏命上將用大帥不聽至於

其欽輕力設歸故國所以不願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齊齊作如齊齊作將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公羊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

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

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下當其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

國之下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

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下如古之

晉丁未盟在晉禮也荀庚尋亦棘良夫尋宣七年午盟

連聘而言之禮也春秋聘義相親信反復相疑故不言

聘而不言盟今言聘言盟嫌其生事故曰尋舊盟也

千先王之典其故不係於國以見其專命為非禮也庚與良

抗也盟者春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遂事之厚非二人臣之

按聘而遂盟七年始於此
則以別於微者此非則以前定可於前矣又曰穀梁疏曰前
完之日則此非則其者抗公知矣所以非前定也穀梁疏曰前
以非甲者則知其羊其注意以此為二與來盟補使之書
法不聘盟兩受命似與胡氏不為合侯達曰不稱將帥其
子聘盟不書將帥告詞畧爭諸侯伐之許故刺其

鄭伐許

無知也杜氏不從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伐之許故刺其
許前也杜氏不從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伐之許故刺其
數起夷狄自周之後兵革不絕此年三伐之許故刺其
不於盟喪比者其罪不積於此也鄭侯既盟故伐之許故刺其
喪背盟喪比者其罪不積於此也鄭侯既盟故伐之許故刺其
以伐楚之不也晉楚爭鄭加兵於許故及於此也鄭侯既盟故伐之許故刺其
意事甚矣夫通中華晉雖加兵於許故及於此也鄭侯既盟故伐之許故刺其
而又不許於義之可否以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
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隣國不既甚
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則勤于戈所以隣國不既甚
為告詞畧而從告乃實錄也
耳一子襄賈義安在也

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
亂階也至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四
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狄
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社矣
秦成三年狄鄭昭十二年狄晉

附錄

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
公朝晉欲尊王景公景公不敵當晉世家亦云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即位宋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壬申二月八日杞伯來朝

叔姬先脩禮
朝魯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侯必不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敬李文子曰晉
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公至自晉李文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止字

冬城鄆有鄆西邑東郡運丘

文子六年待于鄆則此季

鄭伯伐許

軍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

其位親自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也

親矣逾年以著其惡如

於許首者鄭如楚蜀之役許然據左氏所記則此戰之役

事楚者鄭如楚蜀之役許然據左氏所記則此戰之役

信事未可鄭如楚蜀之役許然據左氏所記則此戰之役

五年春王正月祀叔姬來歸

張氏伯未為君也嫁者祀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梁山崩夏陽縣北焉君為之

祝幣故山崩川竭禮焉君為之

三日上之不流外也何書此

後六十年之間弒君四亡國

封也許慎曰山盟締君刺天

位君象也慎曰山盟締君刺天

也後為晉所載絳以之言於禮

晉也左氏載絳以之言於禮

卒其文而無實以先
之何足以弭災變乎

秋大水張氏山崩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位定二十也宣三年簡王即位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鄭地許靈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于蟲牢鄭服也宋公殺之

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宋公殺之

諸侯謀復會宋元公使向之欲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楚強張氏按左氏鄭服也鄭之策則何以書同盟

不喪禮也而九國諸侯及在諸侯之策則何以書同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張氏季文

武宮武宮非宮也向武武公以告成事故立武宮

武宮武宮非宮也向武武公以告成事故立武宮

武宮武宮非宮也向武武公以告成事故立武宮

武宮武宮非宮也向武武公以告成事故立武宮

武宮武宮非宮也向武武公以告成事故立武宮

武宮武宮非宮也向武武公以告成事故立武宮

武宮武宮非宮也向武武公以告成事故立武宮

武宮武宮非宮也向武武公以告成事故立武宮

武宮武宮非宮也向武武公以告成事故立武宮

武宮武宮非宮也向武武公以告成事故立武宮

武宮武宮非宮也向武武公以告成事故立武宮

武宮武宮非宮也向武武公以告成事故立武宮

附錄

廟制

君立

廟制

君立

廟制

君立

廟制

君立

廟制

故亦無志於深入但伐其境其境見於此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於此

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過一說以存周使明著於君臣之

義也鄭皆背夷即華是改而伐之善出幽谷而迂喬木也

惡之也書卿帥師又因其喪而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此年及七年

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郕瑕氏之故絳諸大夫皆曰必書

觀不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可郕瑕氏之故絳諸大夫皆曰必書

驕佚近實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晉廷于新

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以申息之師救蔡欒諸桑蔭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

我吾遂至於此是也戰而敗楚之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
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曰聖人而與
同欲是以濟事子之戰者曰善鈞從衆夫善戰者曰聖人而與
欲戰者可以謂衆矣武子之戰者曰善鈞從衆夫善戰者曰聖人而與
之子也則無功也亦何謂善哉折而有此春秋之所以善欒
書也心王相加之事故舞干而南格者舜也功受賞此非降
者文也武子之戰者曰善鈞從衆夫善戰者曰聖人而與
者晉悼也武子之戰者曰善鈞從衆夫善戰者曰聖人而與
戮而不知還也武子之戰者曰善鈞從衆夫善戰者曰聖人而與

七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乃

兕牛

微者京房傳曰祭天

不慎者京房傳曰祭天

矣亡乎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

者亡乎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

送亡乎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

君食乃知國無賢

也改牛豕又食其角則免過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說有害大下之食也司則免過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許翰曰小害大下之食也司則免過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家也宣公六年趙子傷之志至成始弗成矣此年定水旱

吳伐邾 吳在後漢屬東海郡今屬下邳國少 吳伐邾 吳在後漢屬東海郡今屬下邳國少

者也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恤無日矣 者也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恤無日矣

胡氏 稱國以伐敵也揚州乃見之始無日矣 稱國以伐敵也揚州乃見之始無日矣

春秋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鐘離會善道會相會向 春秋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鐘離會善道會相會向

夏五月曹伯來朝 宣公七年 不郊猶三望 不郊猶三望

而巳曾當祭泰山秦山皆之也 而巳曾當祭泰山秦山皆之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諸師于八月同盟于馬陵尋喪 諸師于八月同盟于馬陵尋喪

以鐘儀歸... 囚諸軍府... 異矣絕而... 夷狄安中... 救將楚罪... 上人暴橫... 書同盟者... 同病禁也... 陵諸夏之... 勢益張亦... 可見矣故... 盟于馬陵... 而楚遣

此二救之善也... 不能謹於義... 彼善於此... 君猶取也... 然謹於信... 是以馬陵... 雖善而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淮南... 蔡... 楚圍宋... 之役

取申也... 必至于漢... 臣止之遂... 殺巫臣之... 君而多殺... 不辜余必... 使爾罷於... 奔命以... 以謗臣... 請使於

吳晉侯許... 適吳舍備... 之叛楚實... 伐徐子重... 重子反於... 楚若吳盡... 以啓之矣... 十三年吳... 滅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林父... 出奔... 衛侯... 孫林父... 奔... 衛

父奔晉... 屬晉... 反... 之... 也... 無... 為... 非... 之... 也... 孫林父... 奔... 衛

八年春... 晉侯使... 韓穿來... 言汶陽... 之田歸... 于齊... 使... 晉侯

穿來言汶... 制義以爲... 之田歸... 曰歸諸... 可貳其... 士貳其... 三孰其... 乎詩曰... 伯主將... 遠是... 用大... 簡... 三... 懼... 晉... 不... 遠... 諸... 侯



孟之忠宮以無其後與善者其擢矣乃立公曰成季之宣



按左氏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譜而奈卻害之也

武死程嬰趙盾君之事誅趙氏公孫許曰取所同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命命皆賜命命皆賜命

即天子天子賜命命皆賜命命皆賜命命皆賜命

通天子天子賜命命皆賜命命皆賜命命皆賜命

言天子天子賜命命皆賜命命皆賜命命皆賜命

王所服而獻功則有賜命命皆賜命命皆賜命

而功也何命罪邦君之不王誠天子之借賞也臨諸

天子蓋一人君之通稱曰君命乎召伯者天子之借賞也臨諸

賜而此條公毅錫同左氏錫惟左氏作賜胡氏雖作

也謂有命也次國之君制三公曰錫命者魯也

廢矣明命也服而賜命命皆賜命命皆賜命命皆賜命

不功也何命罪邦君之不王誠天子之借賞也臨諸

從之然義三家雖經又其爵誠以命賞也其德也

休曰物也聖人受命也皆天子者取天義亦與天子

王或言物也聖人受命也皆天子者取天義亦與天子

與天子無異義矣若何休曰父以教子為文公年長故

為天子張義而幼天子當須如父教子為文公年長故

字為王張義而幼天子當須如父教子為文公年長故

氏以八年未詳是為否皆遷謬不賜之從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

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諸侯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事吳故公賂之請緩邾也以其

師會邾及左不氏成邾邾獲已也而吳當其時既不能伯後

其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曾既知

諸侯與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夫義立亦可矣

衛人來媵媵者何諸侯

以行則媵二姓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諸侯嫁

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制為後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如人姬倫之也也越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卒之卒而

歸其喪乎聖人詳錄始卒欲為後鑑使後人終而無憾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特於前乎其侵喻來不至明尋也歸其喪乎聖人詳錄始卒欲為後鑑使後人終而無憾也

不楚克其國之本所謂政也言其西不脩城郭決辰之
間效死而不三都信無備矣然其本也而民逃其城上不能使
民經於言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也城郭溝之何益乎
故皆守邦之末務必以目之嬰齊於盟也向也於會蜀於
固本安民為政之急也莊王之身齊於盟也向也於會蜀於
宮稱嬰齊於不盡其辭也莊王之身齊於盟也向也於會蜀於
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莊王之身齊於盟也向也於會蜀於
春秋志楚強而己矣是故
於栢卒戰楚強而己矣是故

潰也昭二氏例潰年有而穀梁之發傳有三倍四年蔡
也文之二年沈潰同此例矣此言潰則曰大夫潰言
而君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任者以爲言大夫潰言
判君而從楚故變文書日以任者以爲言大夫潰言
雖若無藉然或有書日以任者以爲言大夫潰言

秦人白狄伐晉
與白狄伐晉
諸侯皆既失位復聽婦人讒說殺其出臣而
甚乎晉既失位復聽婦人讒說殺其出臣而
友邦自相水火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
賊而自出民水火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
諸侯皆既失位復聽婦人讒說殺其出臣而

鄭人圍許
師以圍許為將政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

城中城
海廩丘縣東南
書時也長曆推此年閏十

水昏正之月
為固也穀梁謂凡城之外民也者
豈能入也使楚梁人謂凡城之外民也者
矣王之公設險以非春入國所貴而書政使民效死而不潰
險之采大端也謹於守其國非欲曰百雉之城其為不潰
獨城郭溝池杜絕陵僭限備上下者乃分體險之大用也

附
又經書定城中城
又經書定城中城
又經書定城中城

如弟之問非其族誰也觀于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
也師曰保非其族誰也觀于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
語也師曰保非其族誰也觀于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

之成公從之使歸求成十二年楚公子使公子辰如
晉報鐘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茂如
楚報天子商之使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六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七

進士廬陵李廉輯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國

其曰衛侯之弟者子黑背也
國衛子叔黑背也

書

立耳此與齊侯所而無異其特
書弟以爲後戒可謂深明矣

我稱弟例詳見弟年一惡之稱弟一賢稱弟此說

有得稱弟有失從

夏四月五下郊不從乃不郊

性

當坐盜天性失事天之道故
性使若重難天性得郊故書乃

詞

也之張氏天師曰道果可以於五其瀆甚矣皇
詞之張氏天師曰道果可以於五其瀆甚矣皇

左正義曰五下者當是三月五下詳見僖三十一

止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宣伯聘齊以前之好
宣伯
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行者與愚按僑如之辱蓋謝戰戰之師指歸沒陽之忿而行之迫於晉之辱已不得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
奔晉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二日復出奔晉周無出周春王使以
也公之難來告曰周公出奔晉允自周無出周公自出
天子也言出何前其私土而出也
侯入為天子也言出何前其私土而出也
也私謂其國之也言其無上其出也
上雖失之孰敢有夫入主無誠慤之道無以存也
忠信之實而失與入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賈周無
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奔則謂臣不臣既已要賈周無
刑政而書曰不出者見周室衰微書出王臣書奔三居皇居於泉不書出惟襄三居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公羊
在民

楚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茂成而後歸復命矣華元如
許偃如晉克合晉楚之盟五月晉士燮會於華元如
同之同也許偃如晉克合晉楚之盟五月晉士燮會於華元如
協而討不庭有備救凶患交贊往來道路無難謀其不無克而討不庭有備救凶患交贊往來道路無難謀其不
而此會左氏以晉成明神極之禪隊其師也而此會左氏以晉成明神極之禪隊其師也
之盟則無不告以諸侯之理經不實華元合晉楚之盟之盟則無不告以諸侯之理經不實華元合晉楚之盟
會楚不與焉何集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未許會楚不與焉何集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未許
歸求成事竟不說陳氏章指曰晉楚會同盟矣不書歸求成事竟不說陳氏章指曰晉楚會同盟矣不書
是至襄二書之是至襄二書之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狄人宋之盟以侵晉而不
在民

冬十月皆曰敗之夷狄不言戰
在民
相為地室而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

因濟朝王及劉侯成體而還逐晉侯于新楚也伐秦道過京師

公羊

其言自成二師何公鑿行不加秦也

公羊

鑿言受命秦道自叛周也

公羊

非如而朝然後生脩朝也

公羊

不欲會朝伐秦道自叛周也

公羊

明而朝王矣又重存人自京師以伐秦師見諸侯天子而往也

公羊

如王遣使聘者大聘矣終則二朝公巡守也

公羊

而如至京師又極能仲禮公巡守也

公羊

君之亡也此為極能仲禮公巡守也

公羊

小父補天臣之義必存人至矣秦必為消大倫之意也

公羊

亦其而之哉此以人至矣秦必為消大倫之意也

公羊

師下書劉成二子見晉無請命之實也

公羊

朝于王所稱者秦則不為晉可知矣

公羊

之不可稱稱如朝而依尋常朝聘在隣國

公羊

曹伯盧卒于師盧公穀

公羊

○七月公至自伐秦

公羊

而不自立也諸侯乃請葬子臧將亡國人以皆將從之

公羊

冬葬曹宣公諸侯乃請葬子臧將亡國人以皆將從之

公羊

告罪且請焉乃既葬子臧將亡國人以皆將從之

公羊

反而致其邑乃既葬子臧將亡國人以皆將從之

公羊

附錄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

公羊

天謂晉國文相好戮力同公如秦無祿獻公即由穆公

公羊

文而為韓之甲師亦悔于厥川用集陰阻東之諸侯

夏商周之胤而朝諸侯秦則亦既報德矣鄭人怒君
之疆場及我鄭師克還無害疾之及將我命于秦大夫不詢于我
靜公諸侯秦穆師為不城我殄滅我費君寡我大造于西公也無
文公絕我好世穆伐我保城我殄滅我費君寡我大造于西公也無
奸同盟傾覆我殺其師願赦罪于穆之雋勳而弗懼社
我之同盟傾覆我殺其師願赦罪于穆之雋勳而弗懼社
而即之墮謀我以有殺之師願赦罪于穆之雋勳而弗懼社
志於我穆襄即天誘其衷成王願赦罪于穆之雋勳而弗懼社
剪我公室傾覆我殺其師願赦罪于穆之雋勳而弗懼社
侂我王官可令孤我馬好我亦不及君之有後入賊我以之河曲
通則我是王官可令孤我馬好我亦不及君之有後入賊我以之河曲
兩望曰康撫我亦胡憂君好我亦不及君之有後入賊我以之河曲
輔氏之聚我其亦胡憂君好我亦不及君之有後入賊我以之河曲
伯車來命我亦胡憂君好我亦不及君之有後入賊我以之河曲
追念前勳不言祥未就景吾與而欲激我于邊先君是難入引
之會君又婚不祥未就景吾與而欲激我于邊先君是難入引
而婚又君不祥未就景吾與而欲激我于邊先君是難入引
顧我君又婚不祥未就景吾與而欲激我于邊先君是難入引
將伐女姻之君又婚不祥未就景吾與而欲激我于邊先君是難入引
也亦來女姻之君又婚不祥未就景吾與而欲激我于邊先君是難入引

吳天上帝惡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
是視不穀惡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
聞此言斯惡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
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退宣寡人而寡人賜之帥以聽命
人寡人願不也其承寧諸侯以諸侯退宣寡人而寡人賜之帥以聽命
惠寡人願不也其承寧諸侯以諸侯退宣寡人而寡人賜之帥以聽命
執事實不也其承寧諸侯以諸侯退宣寡人而寡人賜之帥以聽命
圖利之實不也其承寧諸侯以諸侯退宣寡人而寡人賜之帥以聽命
作禮義威儀受天子之命以社稷生所敬命也曰吾聞之民
敗以取禍國之大則事以定命也與我者有執之福不能受服
神之大節也今反乎情
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情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
衛

姜曰不可歸侯晉如晉使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
亡雖惡之不是猶愈宗卿之嗣其也忍之安民而宥宗不許將
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許氏曰大臣不惟義之反已

此能為逐苦成侯叔成叔復之安許氏曰大臣不惟義之反已
至能為逐苦成侯叔成叔復之安許氏曰大臣不惟義之反已

奔晉此年歸於國襄十四年父衛獻公林父自晉歸于
奔晉此年歸於國襄十四年父衛獻公林父自晉歸于

奔晉此年歸於國襄十四年父衛獻公林父自晉歸于
奔晉此年歸於國襄十四年父衛獻公林父自晉歸于

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
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
西鄙懿氏六年晉會澶淵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左氏

君命族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左氏

入鄭子罕伐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許敗焉鄭伯復伐許

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

夫舍族尊

穀梁

曰大

一夫不而再見者卒夫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必
有親遠迎乎或以封壤則有大耳然則以爵次則有節節可也
親遠迎乎或以封壤則有大耳然則以爵次則有節節可也

婦者僑如三不氏詳見宣元年又按姜氏至皆不書氏
惟此是故齊姜書氏無辭也陳氏曰不氏者別妾姑
亦此好說

附錄

左氏春秋

左氏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博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左氏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

孫臧卒

衛定公卒夫姜氏既而自息見大子之術以爲大子
酌飲嘆曰是夫也則不唯衛國之敗其社稷大未亡也
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城
無不登懼孫文子自是而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城

而甚善

秦伯卒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

齊卒左氏

襄仲子公孫歸父

齊侯何公謂之嬰齊也昌為謂之仲嬰齊為子也

齊侯何公謂之嬰齊也昌為謂之仲嬰齊為子也

齊者何公謂之嬰齊也昌為謂之仲嬰齊為子也
後則曷為謂之嬰齊也昌為謂之仲嬰齊為子也
為其子則歸其稱仲嬰齊為子也
若相也君死諸大夫聚諸大
歸父之無後况之義為歸父之無後也
言仲孫明不後况之義為歸父之無後也
與子為父孫不後况之義為歸父之無後也

見疏故子亦不得稱
謂亂其無後也於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
父字嗣為以是後亦非矣則以
穀孫為族以仲無可疑矣而賜氏俾曰仲其遂受賜為仲氏故子固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

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
前志有之曰聖遠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
乎不能逃奔失守
使公自負芻守使公執之又不敢曹伯治而歸芻於其
子而自負芻守使公執之又不敢曹伯治而歸芻於其

大夫有執夫是謂伯執春秋執諸侯自治而歸芻於其
稱罪也何計
有罪也何計

豈開釋奸之門
請君于晉曰若有辜則君列諸會矣由一宰措之決遊

曹伯之執公羊胡氏陳氏張氏皆以晉侯稱
也伯執獨穀梁以為以晉侯稱人為伯執也
氏例以此條張氏最得之其義足以補罪不及民亦非

後以辭不言之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為漸在晉侯者非
梁以辭不言之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為漸在晉侯者非

附錄
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也執不

侯不然
及於杜氏凡此大無義理不可從以罪

公室自會○夏六月宋公會○楚子伐鄭

以不免信以守禮禮以進何身信禮之亡欲得乎楚子
殺鄭及暴隧遂侵衛禮以進何身信禮之亡欲得乎楚子

重其欲報建韓獻子曰無庸佈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

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見胡 氏胡 宋 戴 族 也 卿 魚 氏 蕩 氏 向 氏 麟 氏 皆 桓 族 也 華 氏 亦 桓 族 也 華 氏 亦 桓 族 也 華 氏 亦 桓 族 也

臣之訓而不已葬蕩澤弱公室不能殺治官敢賴乎乃出奔

多魚石將止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曰彼

猶有戍在遂自止向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國上攻

華元自止之後定元乃出奔則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若若

其正也書之不賴寵而出奔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

與之也知矣不賴寵而出奔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

人而無本於人道絕矣葛蕭猶能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

事若華元之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

良霄之入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不書

華元之奔也又據杜氏以爲元之本未至晉

以秋既納告此亦非也蓋書奔晉者其亡已出

精自晉也○又○後○公○羊○注○引○春○秋○說○文○言○宋○公○卒○其

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所請出奔晉言宋公卒其

罪宋人反元而誅之故繁文大之也言歸晉人理其

近事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許之也此後入

如左氏說則魚石親為亂首入彭城以殺者陳氏曰不趙子

功寧自來魚石親為亂首入彭城以殺者陳氏曰不趙子

至後○魚石親為亂首入彭城以殺者陳氏曰不趙子

辨之○魚石親為亂首入彭城以殺者陳氏曰不趙子

罪則稱國者有司法守之詞也見其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鐘離

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師諸

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始也

會又會也
胡氏
吳以號
義牙之
也會
而子
首止
外意
之也
尊夷狄
而罪諸
與世
子抗
也與
之敵
也鐘
離于
相于
伯至
德意
是在
始有吳
以稱族
言則周
伯父
也至
其後
夫遂
以伯
至德
意是在
無伯齊
晉大稱
王亦能
居中國
也爵
親吳
聖成
襄之
間中
國者
大桓公
會吳也
故特殊
會可謂
深切者
明矣
夫自
會王
出子厲
公桓公
會吳也
故特殊
會可謂
深切者
明矣
夫自
會王
出子厲

通吳始於干蒲
中國若未甚憂
繼也資
一夷狄攻夷
中國若未甚
憂繼也資
諸國為晉
厲公為尊
吳子為主
所書則桓
公實能尊
吳也皆可
用蓋惟
說如公榖
胡氏則外
以常春
秋外之
不為夷
也皆可
用蓋惟
黃池則吳
晉兩伯
而晉反
為列會
後矣而
稱人進
之也
主晉之會
吳六鐘
離而稱
國向善
道也諸
侯往與
之會而
公桓公
會吳也
故特殊
會可謂
深切者
明矣
夫自
會王
出子厲

許遷于葉

葉南陽

左氏

許靈公畏偏于

申遷于

葉請遷于

春秋失所也
小此年遷
葉昭九年
又二年
遷夷
十八年
遷曰
羽定
國之失所也
小此年遷
葉昭九年
又二年
遷夷
十八年
遷曰
羽定

附錄

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大冰

有雨未是盛寒
雨下時
節度寒
記異而木冰
也何休曰
木者少陽
冰君

甚樹為冰
記度寒
記異而木
冰也何休
曰木者少
陽冰君

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也文公○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晉 子罕伐宋諸宋之師也 ○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子罕伐宋諸宋之師也 ○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子罕伐宋諸宋之師也 ○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
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
群臣曰不可以紆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六月晉
先君軫不反命於今我師至韓之復從也皆惠公
先君軫不反命於今我師至韓之復從也皆惠公
先君軫不反命於今我師至韓之復從也皆惠公

氏及諸說皆同公羊雖不知其篡奪之由而以爲
篡喜時然大意亦無甚舛獨穀梁失之蓋穀梁設
以歸人曰歸之善不討名則曰此條晉侯則曰惡晉侯
伯無罪而晉執之善與諸傳皆不合不可從也
○又曹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
如出奔齊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

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巳蔑從晉矣若欲得志
於魯請止行睦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矣若欲得志
不貳小國必睦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矣若欲得志
召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行父晉執季孫行
去聞之矣夫茂與行父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請也夫
必聞之矣夫茂與行父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請也夫
二彌仇者曾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上之曾必夕亡以晉之
密人者曾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上之曾必夕亡以晉之
曰嬰齊魯之常諫也敢介之何及朝上之曾必夕亡以晉之
以請若孫得所請吾相二君矣多矣不衣何求范文子謂
忠乎信孫於魯相二君矣多矣不衣何求范文子謂
私謀其國不貳圖其身不志其君何子叔嬰齊奉君不
也子其圖之乃許晉平叔季孫行父若虛其請棄棄之

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舍之莒丘明不歸
不稱齊人非使人不書至公與俱歸厭於公尊故不書
至行也○張氏稱人討也
如晉執魯而致公存也○張氏稱人討也
然就二才執魯而知三行也○張氏稱人討也
稱人執魯而知三行也○張氏稱人討也
子異焉以罪晉論則意如之惡又非二子者晉執魯也
公受執焉此輕重之權衡也若無此意不書至之說
公穀注得之同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至自會乙

酉刺公子偃○晉許魯平故盟偃與鉏俱爲
以君致也刺公子偃不致而致以會著公之危不在於伐而
在於會也刺公子偃不致而致以會著公之危不在於伐而
有罪之詞也

此條公至范笱曰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
上無會事當言至自伐鄭而言至自會審所未詳
鄭君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也○又○春秋齊至伐

附錄

卷六

晉侯使卻至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

卷六

鄭子駟侵晉

括救晉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卷六

鄭公大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于寅戌

曲洧之晉未服鄭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賊童至于

鄉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

皆與伐也二鄉

附錄

卷六

此單子即逆王姬至自齊之單伯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卷六

卷六

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

諱王子虎於鄭是諱焉為不諱焉爾是故書同盟其尹子

晉厲公特書之會盟不諱焉為不諱焉爾是故書同盟其尹子

之盟莫適為主之詞也

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丘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之王官失正其矣壽

則同外楚而巳不為尹單劉子而書同也至於書同

澤詳見雞

公會

此條後伐而盟故以會至此即穀梁二事

蕭魚至會定四年自侵楚盟舉融至會書法同而谷

者曰周信也公逼諸侯為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

是自在伐而前例為會錄也亦於伯主為

幸故致必以會錄也亦於伯主為

齊高無出奔莒

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克閉門而索客孟子

子相靈公以會高將不納君國子知之秋則鮑子之知不如

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仲三知

葵猶能
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祭
祭非禮明
公羊

用非所用郊也然則郊焉用郊祭非禮明公羊
用非所用郊也然則郊焉用郊祭非禮明公羊
用非所用郊也然則郊焉用郊祭非禮明公羊
用非所用郊也然則郊焉用郊祭非禮明公羊
用非所用郊也然則郊焉用郊祭非禮明公羊

侯使荀瑩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邾人伐鄭左氏
救鄭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

圍而不還穀梁言公不背也何張氏師十一月諸侯還鄭不書
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耶以
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也王乃使之卿士乞師於魯耶以
其卑王而乞師已為卑辱也王乃使之卿士乞師於魯耶以
為此卑辱甚矣夫欲使天子之威以卿士乞師於魯耶以

晉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
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十一月無

壬申已誤公穀皆以為十月
十五日服公作軫穀作登

五日故穀梁曰致公而後錄之則壬申為十月十
羊曰待君命而後致公而後錄之則壬申為十月十
則同獨社氏以為後誤恐杜氏是左氏紕繆瓊瑰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

夫卻錡卻擊卻至左氏
去晉厲公後多外變反自鄂陵欲蓋

克之廢也然卻氏而變於厲公錡奪夷羊五田卻擊
與長庶矯爭田五與矯亦變於厲公錡奪夷羊五田卻擊
不從已而敗楚師也便楚公于茂告公曰此戰也卻擊
實召寡君公怒卻師也便楚公于茂告公曰此戰也卻擊
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待命而已錡欲攻公卻

五師甲八日攻郟氏皆尸諸君有童以甲劫柰書中行
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以君聞亂在為朝而尸三卿
余御不忍以益也對曰刑將不忍君臣聞亂不可謂德臣偏而不
執不御以謂刑德刑不立使胥執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秋
使辭於二子刑德刑不立使胥執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秋
書中言偃遂執公馬召士句士句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
事君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
用厥也

楚人滅舒庸柰

舒庸人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囊
庸師囊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柰書中行偃

與郟氏胥童道君為亂陳氏楚商臣殺鬪勃而后君
後皆書曰晉童道君為亂陳氏楚商臣殺鬪勃而后君
是為不能與其君存亡者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柰

晉柰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
使荀嬰士魴並周殺柰君君也

刑固不以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刑加不弒而用
鄭歸生以憚老懼譏而書弒許也
帥親執厲公於陳乞以廢氏使程滑弒公而書之
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一弒其君而書之
名氏何哉仲不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不若柰書之
楚乎陳乞則求其甚知聖人之誅亂臣而討賊子之大要也
而後可與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而討賊子之大要也
言春秋矣陳氏弒其君州蒲柰
侯中春秋公弒州蒲柰
乘晉伯在靈成景厲於此者也
在楚者靈成景厲於此者也
九年為靈成景厲於此者也
無抗伯業成景厲於此者也
公心勞謀之無制中夏之弱事淺公外強中乾無服
以少注道四君雖執夏盟非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
政於是有狼淵介師以此非細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
書晉人衛鄭欲介師以此非細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

之盟曰不討齊亂大勢也
 而道之不可廢此君少不
 謀取不亡伯方且沈溺安
 謀欲其內難得乎故曰無
 其志矣陳黑與復陳亦會
 以復鄭數年外而楚人三
 為者凡數子家而君晉無
 焉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
 即異序無勤諸侯之令景
 求山後逆以狄為先務是
 西氏之逆以狄為先務是
 修房惟一不笑之陳先使
 重駟輕也旅為中六師以
 使功不輕也旅為中六師
 言駕楚是孰害孰利也
 莫駕楚是孰害孰利也
 德薄而多故曰無制中夏
 負心之行亦假義節而後
 負心之行亦假義節而後

道心也
 危伐鄭是以猶三郟之誅
 反鄭是以猶三郟之誅
 楚而弱以沙隨辱而墜
 交剛敗狄而服會京師伐
 出自掩矣晉之忌曰楚曰
 也剛敗狄而服會京師伐
 楚而弱以沙隨辱而墜
 反鄭是以猶三郟之誅
 危伐鄭是以猶三郟之誅

附錄

左氏

命也對曰三子用我全日
 福也對曰三子用我全日
 辛巳朝于武宮遂不願也
 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
 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
 祀恃使魏相士隱薄賦斂
 無忌為公族大士勳魏頌
 濁為大傅使脩大夫武子
 為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
 以攝之屬焉使訓勇力之
 為候奄繹過冠為中軍羊
 為候奄繹過冠為中軍羊

丁未葬我君成公

家書順也
安靜也
自適
于路寢五月而葬國

前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歸齊之後汶陽未歸之
已生然方其將也東離於齊南屈於楚丘甲作
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於楚丘甲作
矣及其得罪於晉也外僑如讒夫止來聘而及盟沙
隨困召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讒夫止來聘而及盟沙
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僑是者臣如季文子孟獻
公之興國無事而又有如僑是者臣如季文子孟獻
子之叔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
持協贊以綏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李氏曰四
卿得志于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
于晉不能免沙隨莒掩之辱如京師以年三朝三聘
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之辱如京師以年三朝三聘
得不救失而于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二十七



